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夷堅甲志 卷第八

吳公誠 興化人吳公誠、字君與、年七十、以大夫致仕、夢人告曰、公猶有俸金七百千在官、既覺、取券歷會之、凡積留未請者、正如其數、乃謂諸子曰、我所得止此、且置勿請、庶稍延我壽、子如戒緘封、不復言、後一年而卒、計掛冠後所入半俸、適滿七百千、乃非昔日所積者、既服除、其子與郡守有舊、悉以向所當得者復給之、

金四執鬼

福州城南澳游堂下、有公蓮池數十畝、民金四樞其利、其居在南台、去池七里、慮有盜、每夕輒往巡邏、嘗遇一人行支徑中、詰之、曰、我以事它適、偶夜歸耳、時已二鼓、金素有膽、視其舉措不類人、又非人所常行路、乃好謂之曰、我家在江南、偶飲酒多覺醉、不可歸、欲與汝相負、汝先自此負我至合沙門、去城二里我乃負汝至馬鋪、去城四里汝復負我過浮橋、其人欣然如所約而去、至馬鋪欲下、金執之甚急、連聲呼家人燭火來視、已化為一老鶴、乃縛而焚之、

佛救宿冤

臨安民張公子者、嘗至一寺、見敗屋內古佛無手足、取歸莊嚴供事之、歲餘即有靈響、其家吉凶事、輒先告之、凡二三十年、建炎間、金人犯臨安、張竄伏智井、似夢非夢、見所事佛來與之別、曰、汝有難當死、吾無策可救、緣前世在黃巢亂中、曾殺一人、其人今為丁小大、明日當至此、殺汝以報、不可免矣、張怖懼、明日果有人攜矛臨井、叱張令出、既出即欲刃之、張呼曰、公非丁小大乎、其人駭問曰、何以知我名氏、具告佛語、其人憮然擲刃於地、曰、冤可解不可結、汝昔殺我、我今殺汝、汝後世又當殺我、何時可了、今釋汝以解之、然汝留此、必為後騎所戕、且與我偕行、遂令相從數日、度其脫也、乃遣去、丁生蓋河北民、為金人簽軍者、三事皆陳季若說、

京師異婦人

宣和中、京師士人元夕出遊、至美美樓下、觀者闐咽不可前、少駐步、見美婦人舉措張皇、若有所失、問之、曰、我逐隊觀燈、適遇人極隘、遂迷失侶、今無所歸矣、以言誘之、欣然曰、我在此稍久、必為他人掠賣、不若與子歸、士人喜、即攜手還舍、如是半年、嬖寵殊甚、亦無有人蹤跡之者、一日、召所善友與飲、命婦人侍酒甚款、後數日、友復來、曰、前夕所見之人、安從得之、曰、吾以金買得之、友曰、不然、子宜實告我、前夕飲酒時、見每過燭後、色必變、意非人類、不可不察、士人曰、相處累月、焉有是事、友不能強、乃曰、葆真宮王文卿法師、善符篆、試與子謁之、若有祟、渠必能言、不然、亦無傷也、遂往、王師一見驚曰、妖氣極濃、將不可治、此祟異絕、非尋常鬼魅比也、歷指坐上它客曰、異日皆當為左證、坐者盡恐、士人已先聞友言、不敢復隱、備告之、王師曰、此物平時有何嗜好、曰、一錢篋極精巧、常佩於腰間、不以示人、王即朱書二符授之、曰、公歸俟其寢、以一置其首、一置篋中、士人歸、婦人已大罵曰、托身於君許久、不能見信、乃令道士書符、以鬼待我何故、初尚設辭諱、婦人曰、某僕為我言、一符欲置吾首、一置篋中、何諱也、士人不能辨、密訪僕、僕初不言、始疑之、迨夜伺其睡、則張燈制衣、將旦不息、士人愈窘、復走謁王師、師喜曰、渠不過能忍一夕、今夕必寢、第從吾戒、是夜果熟睡、如教施符、天明無所見、意謂已去、越二日、開封遣獄吏逮王師下獄、曰、某家婦人瘵疾三年、臨病革、忽大呼曰、葆真宮王法師殺我、遂死、家人為之沐浴、見首上及腰間篋中皆有符、乃詣府投牒、雲王以妖術取其女、王具述所以、即追士人、並向日坐上諸客、證之皆同、始得免、王師建昌人、林亮功說、林與士人之友同齋、

永福村院犬

福州永福縣有村律院、伯仲二僧同房、伯僧愛一犬、每食必呼使前、仲甚惡之、見必叱逐、或繼以鞭撻、如是累歲、伯嘗出外旬日、歸不見犬、責仲曰、汝常日仇犬特甚、乘我之出、必殺食之矣、仲力辨、不得已乃言因其竊食、誤擊殺之、埋諸後圃、非食也、伯殊不信、潛往廬所發視、急歸語仲曰、犬雖異類、心與人同、汝與結冤非一日、適吾視其體、頭已為蛇、會當報汝、汝不宜往、可倩所知者再觀之、泊別一人往視、則蛇頭愈長、始大恐、問所以解冤之策、伯教以盡鬻衣鉢、對佛懺謝、遂入懺堂、晝夜不息、凡數年、一夕焚紙鏹、覺盆中有物、意其鼠、撥灰視之、蛇也、乘仲張口、急奔入喉中、遂死、本縣般若長老惟學說、

金剛靈驗

青州人柴注、為壽春府司理、因鞠劫盜獄、一囚言離城三十里間開旅邸、每遇客攜囊橐獨宿、多殺之、投屍於白沙河下、前後不知若干人、惟謀一老嫗不得、注問其故、囚曰、頃年老嫗獨寄宿、某與兄弟言、今夜好個經紀、至更深、遣長子推戶、久乃還、云若有人抵戶而立、不可啟、某不信、提刀自行、及門穴壁窺之、見紅光中一大神、房與上下等、背門而立、氣象甚怒、某驚懼失聲、幾於顛仆、天將曉、門方開、嫗正起理髮、誦經不已、問何經、曰、金剛經也、乃知昨夜神人蓋金剛雲、

南陽驛婦人詩

靖康元年、鄧州南陽縣驛、有女子留題一詩曰、流落南來自可嗟、避人不敢御鉛華、卻憐當日鶯鶯事、獨立春風霧鬢斜、字畫柔弱、真婦人之書、次韻者滿壁、

王彥楚夢中詩

王彥楚○○州人、少年時、夢作詩曰、春罷雞○○行犬吠籬、溪深水馬健、霜重橘奴肥、建○○初、將漕京西、遇寇至、彥楚 月 (山) 間中刃、奔走墟落、聞農家春聲、正如昔年夢中作詩景象雲、三事黃 說、

劉氏子

劉敏求、字好古、居開封郊外、生一子、兩歲而病、將死不忍視、徙置比舍民家、須其絕而斂之、乳媪方抱以泣、有道人過見之、曰、兒未死也、取藥一餅餌之、遂蘇、復索紙書十數字、緘封以授媪、祝令謹藏去、勿得發視、視則兒死、媪先密窺之、能認十九兩字、餘不識也、自此兒浸安、母意其十九歲當不免、至是年為食素祝延之、既而無恙、及紹興十九年、敏求官建康、子四十三歲矣、得疾以三月二十六日不起、媪猶在、始起所緘書、乃大書九字、其文曰、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、梁竑夫說、

潘環醫

潘環、字溫叟、名醫也、虞部員外郎張咸妻、孕五歲、南陵尉富昌齡妻、孕二歲、團練使劉彝孫妾、孕十有四月、皆未育、環視之、曰、疾也、凡醫妄以為有娠耳、於是作大劑飲之、虞部妻墮肉塊百餘、有眉目狀、昌齡妻夢二童子、色漆黑、倉卒怖悸、疾走而去、彝孫妾墮大蛇、猶蜿蜒不死、三婦人皆平安、貴江令王霽、夜夢與婦人歌謳飲酒、晝不能食、如是三歲、環治之、疾益平、則婦人色益沮、飲酒易怠、歌謳不樂、久之遂無所見、溫叟曰、病雖衰、然未也、如夢男子青巾而白衣、則愈矣、後果夢即能食、北湖吳則禮載其事、

黃山人

贈太師葉助、縉雲人、為睦州建德尉、年壯無子、問命於日者黃某、黃雲、公嗣息甚貴、位至節度使、然當在三十歲以後、若速得之、亦非令器也、天祐不樂、後官拱州、黃又至、令以周易筮之、得賁卦、黃曰、今日辰居土、土加賁為墳字、君當生子、但必有悼亡之戚、果生男數歲而晁夫人卒、其子即少蘊也、既擢第、為淮東提刑周種婿、周嘗延一黃山人少蘊、命之筮、遇晉卦、黃曰、三年後當學生二女、晉之卦坤下離上、二陰也、晉之字從兩口、爻辭曰、晝日三接、三年之象也、俟此事驗、當以前程奉告、少蘊深惡其說、已而果然、自維揚歸吳興、復見之、少蘊曰、君昔日所言果中、異時休咎、盍以告我、黃曰、公貴人也、自此當遍儀清要、登政府、終於節度使、宜善自愛、少蘊異之、以白乃父、父曰、憶三十年前有客亦姓黃、為吾言得汝之期、且謂當建節

鉞·豈非此人乎·試使召之·真昔所見者·父子相視而笑·待黃生如神·建炎中·少蘊為尚書左丞·紹興十六年·年七十·上章告老·自觀文殿學士除崇慶軍節度使致仕·二年而薨·竟如黃言·黃說得之左丞·

饒州官廨

饒州譙門之南一官廨·素有怪·紹興十一年·常平主管官韓參居之·延樂平士人胡價為館客·郡守程進道·亦遣其子從學·會程受代·價納官奴韓秀賂·白程為落籍·程許之·韓倡乘夜攜酒饋·竊入價書室與飲·且堅囑之·遂得自便·他夕倡復攜具至·既飲·又遍以餘尊犒從者·自是數至·一夕過三鼓·西鄰推官廳會客散·望價書室燈尚明·呼之猶與相應答·及天明·則價臥榻上死矣·主人詰問侍童及外宿直者·皆雲每夜有婦人·自宅堂取酒炙以出·意宅中人不欲言·及旦則去·昨宵已雞唱·聞先生大呼·疑其夢魘·不謂遽死·蓋鬼詐為倡以惑價·而價不悟·後三年·通判任良臣居之·其女十餘歲·常見二人相攜以行·因大病·急徙出·後以為驛舍雲·

閉籬震死

饒州餘幹縣桐口社民段二十八·紹興乙卯歲為雷所擊·挈屍至雲外·有朱衣人云·錯也·復撲於平地·段如夢中·移時方蘇·項上並脅下·皆有斧跡·出青黑汁數升·同村港西亦有段二十六者·即時震死·此人元儲谷二倉·歲饑閉不肯出·故天誅之·既死·谷皆為火焚·而桐口之段·至今猶在·

不孝震死

鄱陽孝誠鄉民王三一者·初其父母自買香木棺二具以備死·王易以信州之杉·已而又貨之·別易株板·及母死·則又欲留株板自用·但市鬆棺斂母·既葬旬日·為雷擊死·側植其屍·或走報厥子·子急往哭·且扶屍仆地·正日中·震雷起·忽挈子往他處·約相去五里許·洎復回·父已復倒立矣·凡兩瘞之·皆震出·遂斲棺一窆·表以竹而掩之·始得寧·

梅三犬

饒州東湖傍居民梅三者·紹興二十年除夕·縛一牝犬欲殺·已刺血煮食·恍惚間不見·夜夢犬言曰·我犬也·被殺不辭·但欠君家犬子數未足·幸少寬我·梅許諾·明日自外歸·恬然無所傷·乃復育之·

安昌期

安昌期·昭州恭城人·少舉進士·皇祐中·朝廷平儂智高·推恩二廣·凡進士曾試禮部者·皆特試於廷·昌期因是得橫州永定尉·以事去官·遂不復仕·獨與小童游廣東·放浪山水間·同年曲江胡濬·為惠州海豐令·昌期往過之·留甚久·杯酒間多為嬉戲小技·娛悅坐人·嘗結紙數紐·覆而咒之·良久器遂動·徐徐啟之·皆為鼠矣·咀嚼舉動如真·復覆之·則依然結紙也·時彩山藥嚼而吐之以示人·津著藥上·皆如膠飴·或通夕不寐·指其童曰·勿輕此童·它日與吾偕隱·治平二年·游清遠峽山寺·謂僧曰·久聞山中有和光洞·故來游·遂與童俱往·數日不返·僧疑為虎所食·遍求之·無所見·於洞前石壁上得詩曰·蕙帳將辭去·猿猴不忍啼·琴書自為樂·朋友孰相攜·丹灶非無藥·青雲別有梯·峽山餘暫隱·人莫擬夷齊·後題雲·前橫州永定縣尉安昌期筆·山僧說·

海馬